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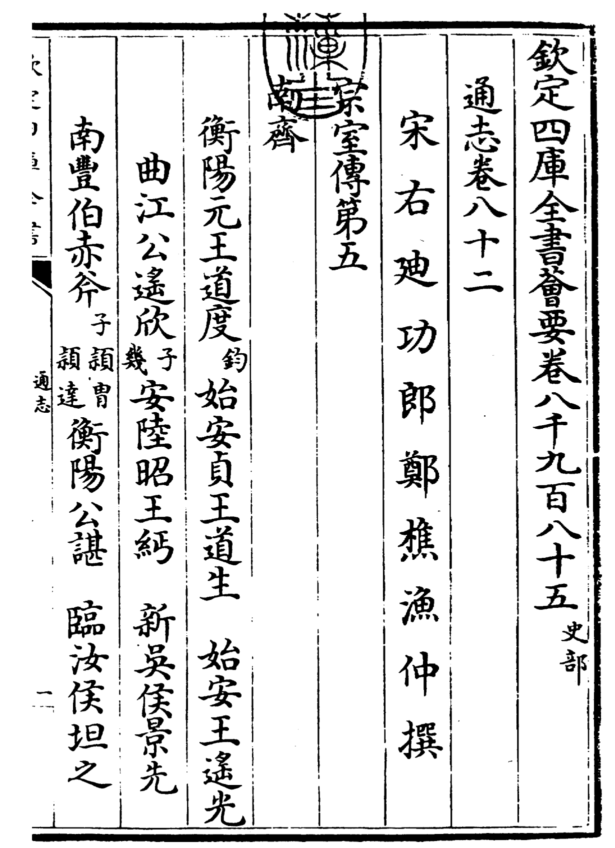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八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八十五 史部

通志卷八十二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宗室傳第五

南齊

衡陽元王道度 鈞 始安貞王道生 始安王遥光

曲江公遥欣 子幾 安陸昭王緬 新吳侯景先

南豐伯赤斧 子頴胄 頴達 衡陽公諶 臨汝侯坦之

高帝諸子

豫章文獻王嶷子子廉　子恪　子操　子範　子範子乾　子範弟子顯　子雲

臨川獻王映　長沙威王晃　武陵昭王曄　安成恭王暠　鄱陽王鏘　桂陽王鑠　始興簡王鑑　江夏王鋒　南平王鋭　宜都王鏗　晉熙王銶　河東王鉉

武帝諸子

文惠皇太子　竟陵文宣王子良子昭胄　孫賁　廬陵王

子卿　魚復侯子響　安陸王子敬　晉安王子
懋董僧慧陸超之　隨郡王子隆　建安王子真　西陽王
子明　南海王子罕　巴陵王子倫　邵陵王子
貞　臨賀王子岳　西陽王子文　衡陽王子峻
南康王子琳　湘東王子建　南郡王子夏
文惠諸子
巴陵王昭秀　桂陽王昭粲
明帝諸子

巴陵隱王寶義　江夏王寶玄　廬陵王寶源

鄱陽王寶夤　邵陵王寶修　晉熙王寶嵩　桂

陽王寶貞

衡陽元王道度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于雷次宗宣帝問次宗二兒學業次宗曰其兄外明其弟內潤皆良璞也仕宋位安定太守卒建元元年高帝追加封謚無子高帝以第十一子鈞繼鈞字宣禮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

曰須待姨差年七歲出繼衡陽元王見高帝未拜涕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猶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即敕外如先給通幰車雉尾扇等事事依正王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訊武帝尫羸骨立登車三上不能升乃止典籤曹道人具以聞武帝即幸鈞邸見之愴然還謂褚蓁曰昨見衡陽猶爾毀損卿可數相撫恱先是貴人以華釵冠子并翦刻錦繡中倒炬鳳凰蓮芰星月之屬賜鈞以為玩弄貴人

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哽咽見者皆為之悲
性好學善屬文與瑯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
亦游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
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為文學
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
忘侍讀賀玠問之曰殿下家自有墳索復何須蠅頭細
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
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之爭効為巾箱五經巾箱五

經自此始也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釣往游之珪曰殿下處朱門游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身處朱門而情游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絶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惟雅重釣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游不知老之將至歷位祕書監延興元年為明帝所殺明帝立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為孫子珉字

雲璵武帝第二十子也初封義安郡王後改永陽永泰元年見害復以武陵昭王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高帝次兄也宋世位奉朝請卒高帝即位追加封謚三子長鳳次鸞是為明帝次緬是為安陸昭王鳳字景慈仕宋位正員郎卒高帝即位謚靖世子建武元年追尊為景皇帝妃江氏為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修安追封謚鳳曰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為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為神鳥而改鸞鳥

為神雀子遥光嗣

始安王遥光字元暉生而躄疾高帝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諌乃以遥光襲爵遷中書侍郎明帝輔政誅賞諸事唯與遥光共謀議勸明帝併殺高武諸子弟帝以為然建武元年以為前將軍揚州刺史三年進號撫軍將軍遥光好吏事稱為分明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列常乘轝自望賢門入每與明帝久請間言畢帝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太子不悦學唯慢游是好建

康令蔡仲熊為太子講禮未半遙光從容曰文義之事此是士大夫以為伎藝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講為上以為然乃停講永泰元年即本號為大將軍給油絡車帝不豫遙光數入侍疾上以親近單少憚忌髙武諸子欲并誅之遙光晝計參議當以次日施行會帝疾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遙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永元元年給班劒二十人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遙光多忌人有餉屐者以為戲已大見嫌

責劉繪嘗為牋云智不如葵亦以忤旨遙光輔政見少主淫昏潛結江祏兄弟謀自樹立弟遙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常據東府號令使遙欣急下潛謀將發而遙欣病死江祏被誅東昏召遙光入殿告以祏罪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出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弟遙昌先卒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渚荆州衆力送者甚盛東昏誅江祏後慮遙光不

自安欲轉為司徒還遙第召入喻旨遙光慮見殺以八月十二日晡時收集荆豫二州部曲於府東門衆頗怪其異莫知旨趣也遙光召親人丹陽丞劉渢及城局參軍劉晏中兵參軍曹樹生等幷諸傖楚欲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至便勸遙光令率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曰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得遙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至聽事停輿處分上仗登城行賞

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内自變及日出臺軍稍至遙光於是戒嚴赦都下東昏召尚書令徐孝嗣屯衛宫城右將軍蕭坦之屯湘宫寺鎮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太子右率左興盛屯東府東籬門衆軍圍東城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北殺軍主桑天愛初遙光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不從既而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畧奔臺人情大沮十六日歷生從南門出戰因棄稍降為曹虎所禽謂虎曰卿以主上為聖明執

政為賢相者則我當死且我今死卿明日亦死遂殺之
遙光聞歷生見獲大怒於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兒其
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令
人反拒左右並踰屋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
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匐下牀軍人排閤入斬之時
年三十二遙光舉事四日而卒舉事之夕月蝕既識者
以月為大臣之象蝕而既必滅之道未敗之前夕城內
皆夢羣蛇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為異及臺軍入城

燒屋宇且盡遙光幼時甚貞正故明帝傾意待之東昏為兒童時明帝使與遙光共齋居止呼遙光為安兄恩情甚至及遙光誅後東昏登舊宮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安兄乃嗚咽左右不忍視其見思如此其黨天下知名之士劉渢渢弟諒陸閑閑子絳司馬端崔慶遠皆坐誅

曲江公遙欣字重暉始安王遙光弟也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遙欣繼為曽孫遙欣髫齔中便嶷然明

帝甚賞識之年十五六便博覽經史弱冠拜中書郎明帝入輔遙欣與兄遙光等參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其人延興元年明帝以遙欣為兗州刺史建武元年進號西中郎將封聞喜縣公遷荆州刺史都督改封曲江公明帝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為揚州居中遙欣居陝西内外威權並出其門遙欣好勇多聚畜武士以為形援永泰元年有魏師詔遙欣以本官領雍州刺史寧蠻校尉移州鎮襄陽魏軍退不行卒贈司

空謚康公子幾字德元年十歲便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幼幾恩愛篤睦聞於朝野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位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溺釋教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愛適性游履遂為之記卒于官子清亦有文才位永康令遙欣弟遙昌字季暉建武元年封豐城縣公位豫州刺史卒謚憲公

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善容止仕宋位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為五兵尚書出為吳郡太守少時大著風績

景陵王子良與之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来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其能累遷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紓留心辭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研問有不得理者勉喻之退皆無所恨盜賊竊抄獲者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為百姓所畏愛九年卒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為立祠及碑謚曰昭侯明帝少相友愛時為僕射領衞尉表求解職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紓靈輒慟絶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司徒安陸王子

寶眰嗣永元元年改封襄東王東昏廢寶眰望物情歸
巳坐待法駕既而城内送款于梁武帝宣德太后臨朝
拜太常寶眰不自安謀反及弟江陵王寶賢霄城公寶
宏皆伏誅
新吳侯景先高帝從子也祖爰之員外郎父敬宗始興
王國中軍景先少孤有至性隨母孔氏為舅氏鞠養高
帝嘉之常相提攜及鎮淮陰以景先領軍王自隨防衛
城内委以心腹武帝為廣興郡啟高帝求景先同行除

武帝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逐建元元年為太子左衛率封新吳縣伯甚見委任勢傾天下景先本名道先乃改為景先以避上諱初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路車久故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轅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脫作領軍亦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阼詔以景先為兼領軍將軍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矚拜還未至府門中詔相聞領軍令日故當無折轅事邪景先奉謝未幾轉中領軍尋進爵為侯始昇明中沈攸之於

荆州起兵武帝時鎮江州盆城景先夜乗城忽聞塹中有小兒呼蕭丹陽未測何人聲聲不絶試問為誰空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即窮討之了不見明旦以白帝帝曰依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陽尹也景先曰寧有作理尋而依之首至及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為丹陽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盆城塹空中言耳後假節司州諸軍事卒謚曰忠侯子毅位北中郎司馬性奢豪好弓馬為明帝所疑忌王晏事敗并陷誅

之

南豐伯赤斧高帝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録事參軍父始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以和謹為高帝所知高帝輔政為黄門侍郎淮陵太守順帝遜位于丹陽故所立宫上令赤斧輔送至宫因留防衛至薨乃還後為雍州刺史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武帝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遷給事中太子詹事卒於家貧無絹為衾武帝聞之愈加惋惜謚懿伯子

顔冑襲爵顔冑字雲長宏厚有父風起家祕書郎高帝
謂赤斧曰顔冑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
太子舍人遭父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武帝有詔慰
勉之賜以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
顔冑好文義弟顔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
詩顔冑詩合旨上謂顔冑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
上以顔冑勳戚子弟自中書郎除左軍將軍知殿内文
武事得入便殿出為新安太守吏民懷之後除黄門郎

領四廂直還衛尉明帝廢立頡胄從容不為同異乃引頡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為侯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頡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頡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後為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兖州府事是年魏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頡胄移居民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度頡胄以魏軍尚遠

不即施行魏軍亦尋退仍為南兗州刺史加都督和帝為荆州以頴胄為冠軍將軍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事時江祏執朝權此行由祏頴胄不平曰江祏盪我輩出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廝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巴西太守劉山陽領三千兵受旨之官就頴胄兵襲梁武帝帝時為雍州刺史已有備將起兵慮頴胄不識機變遣頴胄親人王天虎詣江

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頴冑勸同舉兵頴冑意猶未決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卷妓妾盡室西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武帝復遣天虎齎書與頴冑設竒畧以疑之是時或云山陽謀殺頴冑以荆州同舉山陽至果不敢入城頴冑計無所出夜遣錢唐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

之不可必將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令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亦勸馬頡胄曰善及天明頡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詣州頡胄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伏兵斬之驛送山陽首於梁武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荊雍頡胄有器局既唱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

黄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歴相傳付稱為下方黄鐵頡
胄因取此龍以充軍實乃歎曰往年江祏斥我至令始
知禍福之無門也十二月秋擻京邑百姓諸州郡牧守
進克巴陵頡胄遣人謂梁武曰時月未利當須来年二
月梁武曰令年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
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歳豈復待年月邪頡胄乃從
遣西中郎參軍鄧元起率衆向夏口三年正月和帝為
相國頡胄為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

梁武屢表勸和帝即尊號頴胄乃令别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為蘭臺南郡太守為尹建武中荆州大風雨龍入栢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遥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為嘉福殿中興元年三月頴胄為侍中尚書令領吏部尚書監八州軍事行荆州刺史留衛西朝以弟頴達為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率師隨梁武圍郢城頴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曹

景宗等攻陷郢城梁武進漂州使與曹景宗破東昏將李居士又從下東城初梁武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巴西太守魯休列弗從舉兵侵荆州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峽口遂至上明江陵大震頴胄遣軍主蔡道恭屯上明以拒之梁武巳平郢江二鎮圍建康時頴胄輔帝出居上流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噉白肉膾至三斗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璝等憂愧發病而卒遺表陳情時年四十州中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為教命時梁

武園建康城住石頭和帝密詔報頴冑凶問亦祕不發喪及建康平蕭瓚衆亦懼而潰和帝乃始發喪詔贈頴冑丞相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劒三十人轀輬車黄屋左纛梁天監元年追封巴東郡公喪還武帝車駕臨哭諸次詔葬依晉王導齊豫章王嶷故事謚曰獻武弟頴達少好勇使氣頴冑建武末行荆州事頴達亦爲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因與兄頴冑舉兵頴達弟頴孚自建鄴爲廬陵人修景智潛引南歸

頵孚緣山踰障僅免道中絶糧後因食過飽而卒建康平梁武以頵達為前將軍丹陽尹及受禪贈頵孚右衛將軍封頵達作唐侯位侍中衛尉卿出為豫章内史意甚憤憤未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辭氣不悅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頵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為何忽復勸我酒舉座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輕脱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頵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之未幾遷江州刺史少時

懸㴱歸化頴達長史沈瑀等茍刻為盜所害衆頗疑頴達或傳謀反帝遣直閤將軍張豹子稱江中討盜實使防之頴達知朝廷之意唯飲酒不知州事後卒於左衛將軍謚康侯子敏嗣位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辭訟者遷於畎焉後張㢮損腰而卒第七子𡙇太清初為魏興太守梁州刺史宜豐侯修以為府長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張騫墳欲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椎埋者懼而退𡙇謂必無此理求自監督及開唯有

銀鏤銅鏡方尺數時居母服為清談所貶

衡陽公諶字彦孚高帝絶服族子也祖道清員外郎父仙伯桂陽國叅軍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諶就武帝宣傳謀計留為腹心昇明中為武帝中軍刑獄參軍南東莞太守以勞封安復縣男建元初武帝在東宫諶領宿衛及即位除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領御仗主齋内兵仗悉以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為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武帝臥疾延昌殿諶

在左右宿直上崩遺詔諶領殿内事如舊鬱林即位深委信諶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諶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丁母憂敕還本位守衛尉明帝輔政諶回附明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與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為手敕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無護身計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内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為公甲仗五十人直殿

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衡陽郡公明帝初許事克用諶為揚州及有此授諶恚曰見炊飯熟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為蕭諶作甑箅者諶恃勲重干豫朝政明帝新即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華林園宴諶及尚書令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閤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

報政可如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甑與人邪
令賜卿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逺我與至尊殺
髙武諸王是卿傳語来去我今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
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為祟詔乃顯其過惡收付廷尉諶
好左道吴興沈文猷相諶云相不減髙帝諶喜曰感卿
意無為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諶兄誕字彦偉永明中
為建康令延興元年歴徐司二州刺史明帝立封安復
侯徴為左衛將軍上欲殺諶以誕在邊鎮拒魏故未及

行魏軍退六旬諶誅遣梁武帝為司州別使誅誕誕子稜妻江淹女字才君聞誕死曰蕭氏皆盡妾用生何為慟哭而絕諶弟誄字彥文與諶同豫廢立封西昌侯位太子左衛率誅諶之日輔國將軍蕭季敞啟求收誄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誄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邪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敞麤猛無行善於彌縫高帝時為諶所獎悅故累為郡守在政貪穢諶輒掩之後為廣州刺史白日見誄將兵入城收之少

日果為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為蛭所嚙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為村人所斬論者以為有天道焉

臨汝侯坦之字君平高帝絶服族子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武進令坦之與蕭諶同族為東宮直閤以勤直為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之得入内見皇后

帝於宮中及出後常雜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為耳目隆昌元年追録坦之父勳封臨汝縣男少帝徵聞外有異謀憚明帝在臺内敕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著黄縠褌跂牀垂脚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諶欲共廢我似非虚傳蘭陵所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稱之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昔元徽獨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殺孫超

杜幼文等故敗耳言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朝貴不容造此論政當是諸尼師母言耳豈可以尼媼言為信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王在外寧肯復還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察作事莫在人後帝以為除諸執政應須當事人意在沈文季夜遣内左右密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坦之曰官遣誰送帝曰内左右坦之曰官若詔敕出賜令舍人主書送往文季寧敢

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遣耳帝又夜醉乘馬從西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運拳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昌殿𤣥瑁牀上卧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之馳信報皇后至請譬良久乃眠時明帝謀廢殺既與蕭諶及坦之定謀少帝腹心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諶未能決始興内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頴基並應還都諶欲待二蕭至藉其威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

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来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諶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即位除黄門郎兼衛尉建武元年遷左衛將軍進爵為侯東昏立為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母憂起復職加將軍置府江祏兄弟欲立始安王遥光密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及遥光起

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褌踰墻走逄臺遊邏主顔端執之坦之謂曰始安作賊遣人見取向於宅奔走欲還臺耳君何見録端不答而守防愈嚴坦之謂曰身是大臣夜半奔走君理見疑以為得罪朝廷若不信自可步往東府參視亦不答端至小街審知遥光舉事乃走還未至三十餘步下馬再拜曰今日乞垂將接坦之曰向語君何道豈欲相欺端以馬與坦之相隨去比至新亭道中收遥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麤仗

乃進西掖門開殿後得入殿内其夕四更主書馮元嗣叩北掖門告遥光反殿内為之備向曉召徐孝嗣入左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慮外軍已至若戎衣者謂同遥光無以自明乃朱服而入臺内部分旣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遥光事平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為公坦之肥黑無須語聲嘶時人號為蕭痖剛很專執羣小畏而憎之遥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黄文濟圍坦之宅誅之

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曰政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啟帝原其死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高帝十四王

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嶷謝貴嬪生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曄任太

妃生安成恭王暠陸修儀生鄱陽王鏘晉熙王銶袁修容生桂陽王鑠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鏗區貴人生衡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生南平王銳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陽王鈞出繼高帝兄元王後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高帝第二子也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高帝特鍾愛焉仕宋為尚書左戶郎錢唐令高帝破薛索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嶷為晉壽縣侯後為

武陵内史時沈攸之在荆州責賧於界内諸蠻禁斷五溪魚鹽羣蠻怨怒酉溪蠻王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賧千萬頭擬輸三百萬頭擬發氣死其弟婁侯篡立頭擬子田都走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至郡城下嶷遣隊主張英兒擊破之田都自獠中請立而婁侯亦歸附嶷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繼其父蠻衆乃安入為順帝驃騎從事中郎詣司徒袁粲粲謂人曰後来佳器也高帝在領軍府嶷居清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内

嶷令左右儛刀戟於中庭蒼梧從墻間窺見已有備乃去高帝憂危旣切腹心荀伯玉勸帝度江北起兵嶷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克勝物情疑惑今於此立計萬不可失及蒼梧王殞高帝報嶷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順帝即位轉侍中總宮内直衛沈攸之之難高帝入朝堂嶷出鎭東府加冠軍將軍及袁粲舉兵夕丹陽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嶷遣軍主戴元孫領二千人隨薛道深等俱至石頭

焚門之功元孫預焉先是王蘊部曲六十人助為城防實以為内應也嶷知藴懐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檢皆已亡去上流平後武帝自尋陽還嶷出為都督江州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徙鎮西將軍都督荆州刺史時髙帝輔政嶷務存約省停府州儀迎物及至州坦懐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嶷書曰舊楚蕭條政荒人散公臨莅甫爾英風惟穆江漢来蘇八荒慕義庾亮以来荆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朞月有成而公旬日

成化豈不休哉初沈攸之欲聚衆開人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衆嶷至鎭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連臺者皆原遣又以市稅重多所寛假百姓甚恱禪讓之間武帝欲速定大業嶷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元元年高帝即位赦詔未至嶷先下令蠲除部內昇明二年以前一切逋負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豫章郡王會魏軍動詔以嶷為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尋給油絡俠望

車二年給班劒一十人晉宋之際刺史多不領南蠻校尉别以重人居之至是有二府二州其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員三十人取舊族父祖清顯者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穀過賤聽人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刼帥張羣亡命積年鼓行為盜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禽末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羣從下郢於路先

叛結砦於三溪依據深險嶷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為義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為禮遺於是乃各詣郡欣祖於坐斬首其黨皆散四郡獲安入為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都督二州侍中如故加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嶷以將還都修治廨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齎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嶷發江陵感疾至京師未瘳高帝深憂慮為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東府設金石樂使

得乘輿至宫六門武帝即位進位太尉增置兵佐觧侍中增班劒三十人建元中武帝以事失㫖高帝頗有代嫡之意而嶷事武帝恭悌盡禮未甞違忤顔色故武帝友愛亦深性至孝高帝崩哭泣過度眼耳皆出血永明元年領太子太傅觧中書監宋武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随土所出無有定凖嶷上表請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為恒制從之嶷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侍中宋元嘉制諸王入齋閤得白服裙帽見

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衣自爾以來此事一斷上與嶷同生相友睦宮内曲宴許依元嘉故事嶷固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焉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並不見許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嶷求解太傅不許嶷常慮盛滿又因侍宴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武帝即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

問疑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政在寛厚故得朝野歡心四年富陽民唐㝢之作亂初髙祖使虞玩之等檢定黄籍至是上命别立校籍官置令史限日得數巧外監吕文度啟上籍被却者謫戍緣淮十年民多逃亡避罪㝢之因以妖術惑衆三吳却籍者奔之衆至三萬㠀言宜遂解檢籍之禁不爾便致紛紜後乃詔聽復籍注是時武帝奢侈後宫萬人宫内不容太樂署及暴室皆滿猶以為未足㠀後房亦千餘人頴川荀丕獻

書於嶷極言其失嶷咨嗟良久為書荅之又為之減遣
丕字令晳後為荊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與其書題之
云西曹荀君丕報書曰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
曹何殊長史且人之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一爵
高人邪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都造敵
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
楚兩王僕以德為寶足下以位為寶各寶其寶於此敬
宜於是直題云長史王君時尚書令王儉當朝丕又與

儉書曰足下建高人之名而不顯高人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及南郡綱紀啟荆州刺史隨王子降請罪丕丕自申乃免又上書極諫武帝言甚直帝不悦丕竟於荆州獄賜死徐孝嗣聞其死曰丕縱有罪亦不應殺數千年後其如竹帛何五年嶷進位大司馬八年給皁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讓嶷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修理之武帝嘗

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政使劉瓛講禮顧愳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彦兄弟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為樂上大賞之他日謂嶷曰臨川為善遂至於斯嶷曰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得不顯上仍以玉如意指嶷曰未若皇帝之次弟為善最多也嶷常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漢氏以來侯王子弟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奪邑地可不戒哉稱疾不利住東城累求還第令世子子廉代鎮東府上

數幸嶷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内尋人乃徙其表闕騏驎於東岡騏驎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範模而莫及也永明末車駕數遊幸唯嶷陪從上甞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嶷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為尉司所呵也嶷對曰京輦之内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賜以魏所送氊車每幸第不復屏人勑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嶷妃庾氏甞有疾瘳上幸嶷邸

後堂設金石樂宮人畢至登相臺使嶷著烏紗帽極日盡歡敕嶷備家人之禮嶷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十年上封嶷諸子舊例皇子封千戸嶷欲五子俱封啟減人五百戸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五百萬營功德薨年四十九其日上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斂以袞冕之服溫明秘器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太

官朝夕送祭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過葬詔贈
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緑綟綬具九服
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黄屋
左纛虎賁班劒百人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喪葬送
儀並依漢東平王蒼故事嶷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吾
没後當共相勉厲篤睦為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
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陵務勤學行守基業修閨庭
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

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帷香火盤水干飯酒脯檳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輿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盤水酒脯干飯檳榔便足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為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環刀一口作冢務令深一一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為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武帝哀痛特至蔬食積旬大官朝送

祭奠敕王融為銘云半岳摧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以欲言也至其年十二月乃舉樂宴朝臣樂始舉上便歔欷流涕嶷薨後第庫無見錢武帝敕貨雜物服飾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上崩乃省嶷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荆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嶷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癰不差湯中復加

藥一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胸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祕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版左右授一玉手版與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覔補之因出後園閤直兵倒地仍失手版羣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牋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藹又與右

率沈約書請為文約答曰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絶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彞倫儀刑寓內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閈鄙人名不入第歘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顔已不覺汗之霑背也建武中第二子恪始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珪為文妃庾氏有女功婦德嶷甚重之宋時武帝及嶷位官尚輕家又貧薄庾氏常徹已損身以相營奉兄弟每行來公事晚還飢疲躬

營飲食未嘗不迎時先辦雖豐儉隨事而香淨適口穆
皇后不自營又不整潔上亦以此貴之又不妬忌嶷倍
加敬重嶷薨後少時亦亡子廉字景藹初嶷養魚服侯
子響為嗣子子廉封永新侯子響還本子廉為世子位
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將軍善撫諸弟十一年卒贈
侍中謚哀世子子元琳嗣梁武受禪詔曰豫章王元琳
故竟陵王昭冑子同齊氏宗國髙武嫡胄宜祚井邑以
傳于後降封新淦侯子廉弟子恪字景沖永明中以王

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竒之建武中為吳郡太守及大司馬王敬則於㑹稽舉兵反奉子恪為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遥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太醫煑椒二斛并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徽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㑹上暫卧主書單景㒞啟依旨斃之徽孚堅執曰事須更審爾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

上聞驚覺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嶶孚以答上撫牀曰
遂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其諸侯悉賜供饌
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東昏即位為侍中中興二年為
相國諮議參軍梁天監元年降爵為子位司徒左長史
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
謂曰我欲與卿兄弟有言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苟無
期運雖有項籍之力亦不能得所以班彪王命論曰餓
饉流隷飢寒道路思有裋褐之襲儋石之蓄所願不過

一金然竟轉死溝壑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干之哉宋孝武為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鴆毒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然而或有不應天命而被疑者或不知有天命而不疑者于時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如宋明帝本為庸常被免豈疑得全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之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内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

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政言江左
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所以國祚例不靈
長所謂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
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雖復絶服二世宗屬未
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不周旋者
況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卿
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豈當
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我有今日是豈本意且

建武屠滅卿門致卿兄弟塗炭我起義兵非唯自雪門恥亦是為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時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我今為卿報仇卿兄弟當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可復得況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言孝武時事彼若有天命非我所能殺若無期運何忽行此正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

帝孫陳思王之子入事晉武能為晉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懐自外之意又文獻王時内齋直帳閹人趙叔祖天監時入臺為齋帥在壽光省武帝呼問曰我本識汝在北第以汝舊人故每驅使汝比見北第諸郎否若見道我此意我今日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者非唯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即出外具宣敕意子恪普通三

年累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尚書大通二年出為吴
郡太守卒謚曰恭子子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
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五人子恪嘗謂所親曰文
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
足矣子恪少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傳其文集
子恪次弟子操封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准素姓三
公長子一人為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為給事中自
此齊末皆以為例永泰元年兄南康侯子恪為吴郡太

守避王敬則難歸以子操為吳郡太守永元中為黃門郎子操弟子範字景則永明中封祁陽縣侯拜太子洗馬梁天監初降爵為子位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累遷大司馬南平王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薳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具草後為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遷丹陽尹復為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蕃

府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為到府牋曰上蕃首僚於兹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叨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畧相比而風釆容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傳云六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最知名常吟諷之以况巳也後為祕書監簡文即位召為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故也其年葬簡文皇后使製哀策文理哀切帝謂武林侯蕭諮曰此段莊陵萬事零

落唯哀册尚有典刑敕賚米千石子範無居宅尋卒於
招提寺僧房賊平元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文前
後文集三十卷子滂確並少有文章簡文在東宮時嘗
與邵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並預焉滂位中軍宣城王
記室先子範卒確位司徒右長史魏平江陵入長安滂
弟乾字思惕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隷書得叔父子雲之
法九歲補國子周易生祭酒袁昂深敬重之仕梁為宣
城王諮議參軍陳武帝鎮南徐州引為司空從事中郎

及受命永定元年除給事黄門侍郎時熊曇朗在豫章周廸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寳應在建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立砦自保武帝患之令乾往諭曇朗等乾至示以逆順皆各款附其年就除建安太守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寳應助之又資周廸兵糧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寳應時閩中守宰並受寳應署置乾獨不屈徙居郊野及寳應平都督章昭達以聞文帝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卒謚静子子範弟子

顯字景陽幼聰惠文獻王異之愛過諸子七歲封寧都縣侯梁天監初降爵為子位太尉錄事參軍子顯偉容貌身長八尺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之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為一家之書仍啓撰齊史書成表奏詔付祕閣累遷邵陵王友後除黄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梁武帝愛其才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之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

嚴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為名對三年以本官兼領國子博士帝所製孝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啟撰武帝集并普通北伐記遷國子祭酒加侍中於學遞述武帝五經義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為伐社文以見其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衣冠竊恨之然簡

文素重其為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大同三年出為神威將軍吳興太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中書令及請謚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謚曰驕子顯常自序其文謂可比屈宋嚴鄒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其自稱道如此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二子序愷並少知名序太清中位中庶子卒愷太子

家令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為才子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畧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太清中卒

於侍中子顯弟子雲字景喬年十二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采梁天監初降爵為子既長勤

學有文藻以晉代無全書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表奏之詔付祕閣子雲性沈靜不樂仕進風神閑曠任性不羣夏月對賔客常自裸袒而兄弟不睦乃至吉凶不相弔問時論以此少之年三十方起家為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宫新記奏之勑賜束帛累遷丹陽郡丞湘東王繹為丹陽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中大通三年為臨川内史在郡以和理稱民吏悅之還除散騎常侍歷侍中國子祭酒梁初郊廟未革牲

牲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啟宜改之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作成敕並施用子雲善草隸書為世楷法自云吾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止畧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

一卷商畧筆勢洞徹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来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武帝所重帝嘗評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實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為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荅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子雲乃為停

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答餉不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太清初復為侍中國子祭酒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三年宫城失守東奔晉陵餧卒于顯雲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宫新記二十卷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衛恒衛瓘武帝甞使特書及奏帝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於父位太子舍人海鹽令坐事免先子雲卒子雲弟子暉字景先少涉學

亦有文才性恬靜寡嗜慾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為講賦奏之甚見賞卒於驃騎長史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少而警悟美言笑善容止宋元徽四年解褐著作佐郎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南兖州刺史齊臺建宋帝詔封映及弟晃暠鏘鑠鑑並為開國縣公各一千五百戶未及定土宇而高帝踐阼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臨川王改授前將軍都督揚州刺史國家初創映年少臨神州蒞事聰敏府州曹局

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永明元年為侍中驃騎將軍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賔客風韻超詣及薨朝野莫不惋惜焉時年三十二贈司空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永元初為侍中入梁為高平太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為黄門侍郎以謀反兄弟並伏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為高帝

所愛宋世觧褐祕書郎昇明二年代兄映為淮南宣城
二郡太守初沈攸之事起晃便弓馬多從武容爋赫都
街時人為之語曰煥煥蕭四繖其年遷西中郎將豫州
刺史監二州諸軍事高祖踐阼晃每陳政事輒為典籖
所裁晃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遷南徐州刺史加都督
武帝為皇太子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鬬隊使晃御馬
軍上聞之又不悦臨崩以晃屬武帝處以輦轂近蕃勿
令遠出永明元年以晃為都督南徐州刺史入為侍中

中書監時禁諸王畜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為禁司所覺投之江水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於御前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時戒武帝曰宋氏若不骨肉相圖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尋進號車騎將軍侍中薨贈開府儀同三司武

帝常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矟刺道邊枯蘖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纓皆卷聚而矟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此意故謚曰威

武陵昭王曄字宣昭小字三昧高帝第五子也母羅氏從高帝在淮陰以罪誅曄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每慟輒吐血故高帝憫而愛之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曄嘗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

篆法少時又無碁局乃破荻為片縱横以為碁局指㸃
行勢遂至名品性剛頴儁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
靈運體以呈上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為優
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
顔延之抑其次也建元三年為會稽太守加都督上遣
儒士劉瓛往郡為曄講五經武帝即位歴中書令祠部
尚書巫覡或言曄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
無寵未嘗處方岳嘗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柈帝

笑曰汚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踈其骨肉帝不悦性輕
財重義有古人風罷會稽還郡齋中錢不滿萬俸禄所
入皆與參佐賓僚共之常曰凡作天子何畏弟無錢居
上附身所須而已名後堂山為首陽蓋怨貧薄也嘗於
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園碁子良大北及退豫章王嶷
謂曄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曄立身以
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踈婞偏不知悔好文善射為當
時獨絶武帝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長王獨不召曄嶷

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乃呼之仍使射屢發命中顧謂四座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嶷曰阿五常日不耳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園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上舉酒勸曄曄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荅豫章王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為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為樂顧謂臨川王映曰王邸亦有嘉名不映曰臣好栖静因以為稱又問曄曄曰臣山卑不曾栖靈昭景唯有薇蕨直號首陽山帝曰此直

勞者之歌也久之出為江州刺史上以暉方出鎮求其
宅給諸皇子暉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
欲以州易宅臣請以宅易州帝恨之至鎮百餘日典籤
趙渥之啟暉得失於是徵還為左户尚書遷太常卿累
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暉獨後來上已還便殿聞
暉至引見問之暉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副御
牛一頭敕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復為通後以
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

良見曄衣單進襦於曄曄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詣曄曄留儉設食柈中菘菜鮑魚而已儉重其真率為飽食盡歡而去尋為丹陽尹始不復置行事自得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武帝臨崩遺詔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中太孫未至衆論喧疑曄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立太孫欝林既立甚見馮賴隆昌元年薨時年二十八贈司空班劒二十人

安成恭王暠字宣曜高帝第六子也性清和多疾歷位南中郎將江州刺史侍中領歩兵校尉中書令永明元年為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及夏薨

鄱陽王鏘字宣韶高帝第七子也建元末武帝即位為雍州刺史加都督武帝服除鏘方還始入覲拜便流涕武帝愕然問其故鏘收淚曰臣違奉彌年今奉聖顔微見瘦損所以泣耳武帝歎曰我復是有此一弟累遷丹陽尹永明十年為領軍將軍鏘和悌美令性謙慎好文

章有寵於武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為鏘在官理
事無壅當時稱之車駕游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
王嶷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左僕射遷侍中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鏘雍容得物情為
鬱林依信鬱林心疑明帝諸王問訊獨留鏘曰聞鸞於
法身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
皆尚少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為慮鬱林退
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

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如故明帝鎮東府權威稍異鏘每往明帝屐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内皆屬意於鏘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宣城公政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

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内與母陸太妃别日暮不成行典籤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關挑牆叫噪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鑠字宣朗高帝第八子也永明七年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鑠好名理人稱為鄱桂鏘鑠清羸有冷疾常枕臥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

偏詖遇其賞興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隆
昌元年加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扶二人鄱陽王見害
鑠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
及出處分存亡之計謂侍讀山悰曰吾前日覲王王流
涕嗚咽而鄱陽隨即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媿
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也性聰警年八歲喪
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豫章王嶷見而撫

其首嗚咽以告高帝帝亦悲不自勝初封廣興郡王袐書丞袁彖早有令譽高帝盛重鑑乃命彖為廣興王友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為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為刺史齋前石榴樹陵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勝憙來作此州冀爾時蜀土平碩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臥而死後人見碩

在荆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縳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為益州始以鑑為益州刺史督益寧二州軍事加鼓吹一部勝畫反語為始興碩言於此乃驗先是刼帥韓武方常聚黨千餘人斷流為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絶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鑑長史虞悰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為暴積年所在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啓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皆望風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

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巴西太守陰智伯亦以為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籤張曇晳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奉書貢遺衆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曇晳還若有同異執安明等未晚居二日曇晳還言顯達已遣家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時年十四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室參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略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鑑言辭和辯仲熊應對無滯當

時以為盛事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故於虞悰悰答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楗且在德不在門即令開之戎夷慕義由是清謐鑑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并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為蠶蛇形者數斗又以朱砂為阜水銀為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類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周乃遣功曹何佇為之

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性甚清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滿三萬王儉常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錞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筩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絶古所以節樂也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理九年為散騎常侍祕

書監領石頭戍事尋遷左衛將軍未拜遇疾薨時年二
十一
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張氏有容德宋
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
於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
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
不肯拂窻塵而先畫塵上學為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
尾詔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騏驎賜之曰騏驎賞鳳

尾矣至十歲便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鏘乃密遣人於市里街巷買圖籍朞月之間殆將備矣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覲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稱賞帝謂鄱陽王鏘曰闍梨琴亦是柳令之流亞其既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人鏘曰昔鄒忌鼓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為南徐州刺史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祏等皆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為益州置酒告別文和垂涙曰下

官少未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
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工書為當時蕃王所推南郡
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荅
闍梨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闍梨鋒小名也隆
昌元年為侍中領驃騎將軍尋加祕書監及明帝執權
蕃邸危懼江祏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
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
七絃而已百氏亦如之鋒聞歎曰江祏遂復為混沌畫

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當時以為話言常怱怱不樂著修栢賦以見志曰既殊羣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盛衡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後彫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之志逼於行事典籤故不遂也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鋒答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

殺諸王鋒與書詰責左右不為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時年二十江斅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修栢之賦乎

南平王鋭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也位左戸尚書朝直勤謹未嘗屬疾永明七年出為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延興元年明帝作輔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

銑防閤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同銑典籤叱左右斬之銑見害伯玉下獄誅

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也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説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歔欷清恬有學行永明十一年為南豫州刺史加都督

二州軍事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舉動每為籤帥所制立意多不得行州鎮姑孰于時人有發桓溫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篾為嚴器又有金蠶銀繭等物甚多條以啟聞欝林勑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孰念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纖毫不犯年十歲時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誤排柟瘤屏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視彌善射常以堋的太濶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

之十發十中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崩後有勸取左右者鏗曰在内不無使役既先朝遺旨何忍而違及延興初明帝誅高武文恵諸子鏗聞之憑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為已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顯賷藥往夜進聽事正逢八關齋鏗上高坐謂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曰出不獲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鏗身長七尺狀似兄嶷咸以國器許之

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初鏗出閤時年七歲陶弘景爲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身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冥之事多秘不出覺後即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云

晉熙王銶字宣攸高帝第十八子也隆昌元年位郢州刺史延興元年見害

河東王鉉字宣允高帝第十九子也母張氏有寵於高

帝鉉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臨崩以屬武帝武帝甚加意焉為納柳世隆女為妃武帝與羣臣看新婚流涕不自勝豫章王嶷亦哽咽及明帝誅高帝諸子以鉉高帝所愛亦以才弱年幼故得全初鉉年三四歲高帝常晝卧纏髮鉉上高帝腹上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鉉及崩後鉉以寶函盛繩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鉉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性建武中高武子孫憂疑鉉朝見常鞠躬俯僂不敢正行直視尋遷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

王晏以謀立鉉為名鉉免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明帝暴疾甚乃見害聞收至欣然曰死生命也終不斆建安乞為奴而不得仰藥而卒鉉二子在孩抱亦見殺

武帝諸子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子敬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

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陵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文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顔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氏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第十二第十五第二十二皇子早亡珉繼衡陽元王後

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武帝長子也武帝年未弱冠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為高帝所愛宋元徽末除

祕書郎不拜授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簿武帝在
郢遣太子還都高帝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
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高帝謂荀伯
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内外
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時履行轉祕書丞以與
宣帝諱同不就歷中書黄門侍郎昇明三年高帝將受
禪武帝已還京師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他族出太
子為都督雍梁二州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建

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自此始也先是梁州刺史范栢年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元邈代之元邈已至栢年遲回魏興不肯下太子慮其為變乃遣人說之許啟為府長史及至襄陽因執誅之時襄陽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楚王冢大獲寶物有玉鏡玉屐玉屏風之屬有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依前如新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也二

年徵為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車

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

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為此三人為

主喪也今鑾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

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

權去杖絰移立戸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既一

宮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吉

凶不相干宜以衰絰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

以臨弔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為可安又其年九
月有閏小祥疑應計閏儉又議以為三百六旬尚書明
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朞喪歲數沒閏大功以
下月數數閏所以吴商云舍閏以正朞允協情理沒閏
之理固在言先並從之武帝即位立為皇太子初高帝
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為口實及正位東儲善
立名尚解聲律工射飲酒至數斗而未嘗舉杯從容有
風儀引接朝士人人自以為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會

稽虞炎濟陽范岫汝南周顒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能應對左右而武人略陽垣歷生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當時以比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天惠平原劉孝慶河東王世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黄嗣祖魚文康絢之徒並為後来名將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令太子僕周顒撰為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策試諸生與王儉等論五經疑滞酬荅甚有條貫明年上將訊丹陽所領囚為南北二百里内獄詔太子於玄圃園宣

猷堂錄三署因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人太子風韻甚和而性頗奢麗宫内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宫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起出土山池閣樓觀塔宇窮奇極麗費以千萬多聚異石妙極山水慮上宫中望見乃旁列脩竹外施高鄣造游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為裘光采金翠過

於雉頭遠矣以晉明帝為太子時立西池乃啟武帝引
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
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築役營城包巷制度之盛觀者
傾都上性雖嚴太子所為無敢啟者後上幸豫章王宅
還過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
主帥太子懼皆藏之由是見責太子素疾體又過壯常
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
上終不知又使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虎賁雲罕之

屬上嘗幸東宫怱怱不暇藏輦文景乃以佛像内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時為給事中謂文景曰終當滅門政當掃墓以待喪耳仍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為有古人風十一年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告辭薨于東宫宗明殿時年三十六朝野驚惋上幸東宫臨哭盡哀詔斂以衮冕之服謚曰文惠葬崇安陵有司奏御服朞朝臣齊衰三月南郡國臣齊衰朞臨汝曲江國臣並不服六宫不

從服武帝履行東宮見太子服玩過制大怒勑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處為崇虛館鬱林立追尊為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内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思中殊不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每苦救解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為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孃今

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即召后還縣仕宋為邵陵王友昇明三年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封聞喜公宋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高帝踐阼子良陳之請息其弊子良敦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蘇郡閤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飲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

使歲獻扇簟而已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為丹陽尹開私倉振屬縣貧民先是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凶問及小祥疑南郡王應相待尚書左僕射王儉議以為禮有倫序義無徒設如令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别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

朞而毀庶子在家亦不待嫡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
奠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
軍緦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變除昆
弟亦宜相就寫情不對客從之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
鎮南將軍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永明二年為護軍將軍
兼司徒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
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之士皆游集焉善立
勝事夏月客至為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

及朝貴辭翰者皆發教撰錄是時武帝新視政水旱不
時子良密啟請原除逋租又陳寬刑息役輕賦省徭并
陳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
必須輪郭完全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請無地捶革
相驅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
小人每嬰困苦且錢布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
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又言三吳奧區地惟河輔百
度所資罕不自出而守宰相繼務在裒刻圍桑品屋以

準貲課致令斬植發瓦以避重賦破民敗産要利一時乃有恐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絶手足以避徭役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劒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武帝好射雉子良啟諫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武帝為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

將復射雉子良復諫前後所陳上雖不甚納而深見寵
愛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
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於賦食行水或躬
親其事世頗以為失宰相體然勸人為善未嘗厭倦以
此終致盛名八年給三望車九年京邑大水吳興偏劇
子良開倉賑救病貧不能立者於第北立廨收養給衣
及藥十年領尚書令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
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

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武帝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武帝為感夢見優鉢曇花子良按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為花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内太孫間日入參武帝暴漸内外惶懼百官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帝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宫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明帝於是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懐子

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旣懼前
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
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之下成
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
劒爲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劒履
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
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算皆浮出水上
向城門尋薨時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有異志及薨甚

恱詔給東園温明祕器斂以衮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追崇假黄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豫州牧緑綟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黄屋左纛輼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劒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祖送望硎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兹地及薨遂葬焉所著内

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寓勸戒子良既亡故人皆
来奔赴陸慧曉於邸門逢袁彖問之曰近者云云定復
何謂王融見殺而魏準破膽道路藉藉又謂竟陵不永
天年寧有之乎彖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
臣都盡命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
安四海王融雖為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
於此道路之談自為虛説耳蒼生方塗炭矣政當瀝耳
聽之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

胄嗣昭胄字景允汎涉書史有父風位太常以封境邊
魏永元元年改封巴陵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
在吳郡明帝慮有同異召諸王公入宫晉安王寶義及
江陵公寶覽等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勑人各兩
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太醫煮
藥都水辦數十具棺材須三更當悉殺之賴子恪至乃
免自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
甚及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宫昭胄懲往時之懼與弟

永新侯昭頴逃奔江西變形為道人崔慧景舉兵昭冑兄弟出投之慧景事敗昭冑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為身計子良故防閤桑偃為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冑同黨皆伏誅梁受禪降昭冑子同為監利侯同弟賁字文奐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内便覺萬里為遥矜慎不傳自娱而已好著述嘗著西京新記六十卷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得

一府歡心及亂王為檄責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氊帳乃曰聖製此句非為過似如體自朝廷非關序賊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又追戮責尸乃著懷舊傳以謗之極言誣毀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郡公武帝即位為郢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諸子中無德又與魚復侯子響同生故無寵徙都督荆州刺史始興王為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

璹瑁乗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鐙金薄裹箭脚亦
使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令不啟專輙作者當得痛杖又
曰汝比令讀書令年轉成長學既勿就得勑如風過耳
使吾失氣永明十年為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
部伍為水軍上聞大怒殺其典籖遣宜都王鏗代之子
卿還第至帝崩不與相見隆昌元年為衛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鏘見害以子卿代為司徒所居
屋梁柱際出血溜于地旬日而見殺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也豫章王嶷無子養子響後嶷有子表留為嫡武帝即位為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子響勇力絶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既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輙忿拳打車壁武帝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六年有司奏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七年為都督荆州刺史直閤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癲如雷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癲上

聞而不悦曰人名蠻復何容得藴藉乃為改名為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上稱善子響少好武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至鎮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啟上勅精檢寅等懼欲祕之子響聞有臺使不見勅乃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悆殷曇粲中兵參軍周彦典籤吳修之王賢宗魏景

深等俱入於琴臺下併斬之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檢捕羣小勑子響若束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信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父身不作賊直是麄疎今便單舸還闕何築城見捉邪尹略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聞之唯灑泣又送牛酒果饌餉臺軍略棄之江流子響膽力之士王衡天不勝忿乃率黨度洲攻壘斬略而諧之法亮

單舸奔逸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之子響即日
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中流下都初順之將發文
惠太子素忌子響密屬不許還令便為之所子響及見
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之有司奏絶子響
屬籍賜為蛸氏子響密作啓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
自申明云輕舫還闕不得此苦之深唯願矜憐無使竹
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上心甚怪
恨百日於華林為子響作齋上自行香對諸朝士嚬蹙

及見順之嗚咽移時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見一猨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猨何意答曰猨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上因憶子響歔欷不自勝順之慙懼感病遂以憂卒於是豫章王嶷為子響表請還葬上不許貶為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先是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之及范氏薨而子及婦服制禮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儉議孫為慈

孫婦為慈婦姑為慈姑宜制朞年服從之十年位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加車騎將軍隆昌元年遷都督南兖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明帝除諸蕃王遣中護軍王元邈征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初子敬為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子敬為太子代太孫子敬與太孫俱入參畢同出武帝目送子敬良久曰阿五鈍由此代換之意乃息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也諸子中最為清恬

有意思廉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甖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甖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永明五年為南兖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六年徙監湘州刺史八年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武帝勑付祕閣十一年為都督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時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子懋啟求

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常以讀書在心足為深欣賜以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隆昌元年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勑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陳顯達時屯襄陽入辭子懋謂之曰朝廷命身單身而反身是王者豈可過爾輕率今欲將二三千人自隨於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違勑旨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參軍周

英防閤陸超之議傳檄荆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為義鬼防閤董僧慧攘袂曰此州雖小孝武亦甞用之令以勤王之師横長江指北闕以請鬰林之過誰能對之於是部分兵將入匡社稷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同産弟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明帝於是纂嚴遣中護軍王元邈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湓城叔業泝流直上襲湓城子懋先

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溢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踊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説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説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説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元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唯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更移入城内子懋聞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從二百人仗自入

齋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渭陽翻成梟獍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畋僧慧號哭盡哀為喪殯董僧慧丹陽姑孰人出自寒微而慷慨有節義好讀書甚驍果能反手於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元邈知其豫子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為主人死不恨耳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元邈義而許之還具白明帝乃貸死配東冶每言及九江時事輒悲

不自勝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慧覩書對錢曰此郎君書也悲慟而卒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為子懋所知子懋既敗于琳之勸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横客笑人元邈等以其義欲因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隆而身不僵元邈嘉其節厚為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户

棺隆政壓其頭折頸而死聞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焉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
尚書令王儉女為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
東阿也永明八年為都督荆州刺史隆昌元年為侍中
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
故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丸
以服冀自銷損然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
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

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武帝第九子也永明七年累遷郢州刺史加都督隆昌元年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為奴贖死不從見害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十年為會稽太守督五郡軍事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歎之建武元年為撫

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諶子明及弟子罕子貞同諶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也頗有學母樂容華有寵故武帝留心母甞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為燈纘照夜此纘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為孝感所致主簿劉瓛及侍讀賀子喬皆為賦頌焉建武元年位護軍將軍一年見殺時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也永明十年為北

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鬱林即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延興元年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琅邪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執鴆逼之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法亮

曰君是身家舊人令衛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歡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先是高帝武帝為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覲接輙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繫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蕃君武陵王曄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籤趙渾之曰令出郡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誣曄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

移五步亦不得與因何異秀後輙取子罕屐繖飲器等
供其兒昏武帝知之鞭二百繫尚方然而擅命不改邵
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王
子明欲送書參侍讀鮑僎病典籤吴修之不許曰應諮
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求衣食必須諮訪永
明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羣臣曰
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武
帝問其故荅曰諸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

衆皆謟籤帥不在則竟日飢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典籤參軍范雲答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便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明帝誅異己者諸王見害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也建武二年見誅時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武帝第十六子也明帝誅武帝諸子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後時呼為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輙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絶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輙先燒香嗚咽涕泣衆以此輙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武帝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武帝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武中改封衡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華有盛寵後宮才人位登釆女者依例賜玉鳳凰荀時始為釆女得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武帝乃拜為昭華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恱而許之羣臣奉賀物各好盡直數百金武帝為之報答亦如此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旣而宣城屬揚

州不欲為王國改封南康公褚蓁為巴東公以南康為王國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武帝第二十一子也母謝無寵武帝度為尼明帝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武帝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初其夢始驗永泰元年子夏

誅年七歲

文惠諸子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廢帝鬱林王昭業宮人許氏生廢帝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鬱林即位封臨海郡王隆昌元年為都督荆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為車騎將軍明帝建武二年改封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封永嘉郡王延興元年出為荊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三年改封桂陽王四年為太常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諸子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廢帝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鄱陽王寶夤和帝殷貴妃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嵩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修許淑

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封晉安郡王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止加除授為都督揚州刺史仍以始安王遥光代之轉為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為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東昏即位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扶永泰元年為都督揚州刺史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為侍中司空梁武平建鄴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為太尉領司徒詔曰

不言之化形于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錄也梁受禪封謝沐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封江夏郡王東昏即位為都督南徐兖二州刺史寶玄娶尚書令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被誅離絶東昏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望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開門納慧景乘八㩻輿手執絳摩幡

隨慧景至都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東昏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泉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封和帝即位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夤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

王東昏即位爲都督郢州刺史永元三年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難作之日弁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帥城內將吏去車脚載寶夤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夤走寶夤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啟帝帝迎入宮問之寶夤涕泣稱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宣德太后臨朝改封寶夤鄱陽王中興二年

梁武剋建鄴以兵守之將加害焉其家閹人顔文智與左右麻拱黄神密計穿牆夜出寶夤具小船於江岸變服潛赴江畔躡屩徒步脚無完膚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夤假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天龍惠達等三人棄家將寶夤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達魏壽春東城戍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實蕭氏子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

憔悴見者以為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齊衰寶寅從命澄率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不飲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其同梁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及至洛陽宣武禮之甚重伏詐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梁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冑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効宣武謂伯之所陳時不可失

以寶夤懇誠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南徐兖三州刺史鎮東將軍丹陽郡公齊王配兵一萬令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夤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宣武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事從豐厚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等三人為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為彊弩將軍並為軍主寶夤雖少羈寓而志性雅重過朞猶絶酒肉慘悴形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託門庭賔客若市而書記相尋寶夤接對報復不失其

理正始元年寶夤行達汝陰東城巳陷遂停壽春逢梁將姜慶真内侵圍逼壽春寶夤率衆大戰破走之寶夤勇冠諸軍見者莫不壯之還改封梁郡公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夤又表求行與英頻破梁軍乘勝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夤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處以極法詔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長公主公主有婦德事寶夤盡禮相遇如賔永平四年盧昶克梁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驥守之梁師攻文驥昶督衆

軍救之詔寶夤為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受詔節度寶夤受詔泣涕橫流哽咽良久後詔軍敗唯寶夤全師而還延昌初除瀛州刺史復其齊王遷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夤遣軍討之頻為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都梁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夤使持節都督東討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復封梁郡公熙平初梁堰既成淮水將為揚徐之患寶夤乃於堰上流更鑿新渠水乃小減乃遣壯士千餘人夜

度淮燒其竹木營聚破其三壘火數日不滅又分遣將
破梁將垣孟孫張僧副等於淮北仍度淮南焚梁徐州
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及還為殿中尚書寶夤之在淮
堰梁武寫書招誘之寶夤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志
存雪復屢請居邊神龜中為都督徐州刺史車騎大將
軍乃起學館於郡東朔望引見士姓子弟接以恩顏與
論經義勤於聽理吏民愛之正光二年徵為尚書左僕
射善於吏職甚有能名四年上表曰竊惟文武之名在

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為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嶽授曰爾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兹令問自比以来官罔髙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説用相褒舉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能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實皆爽謂之考功事同汎陟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十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遥散落都盡累

年之後方求追訪無不茍相悅附共為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為甚又勤恤民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為約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南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

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内外之相縣令厚薄之若此孟子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汚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科恒自持也乃至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

興利之規終縣十一之潤皆虚張無功妄指羸益坐獲數階之官籍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偽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抑之則其流已往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案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事致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政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辯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

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説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繆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下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經奏之後考功曹别書於黄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黄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其外内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為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常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

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旁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彝章撓兹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化詔付外博議以為永式竟無所改時梁武第四子西豐侯正德降魏寶夤表曰正德既不親親安能親人脫包此凶醜寘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釁結禍深痛纏骨髓日暮途遥報復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正德既至洛陽朝廷待之尤薄歲餘還叛初秦州城人薛伯珍劉慶杜遷等

反執刺史李彦推莫折大提為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年曰天建置官僚以息阿胡為太子其兄阿倪為西河王弟天生為高陽王伯珍為東郡王安保為平陽王天生率衆出隴東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除寶夤開府西道行臺為大都督西征明帝幸明堂以餞之寶夤與大都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追奔至小隴進討高平賊帥万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有天水人吕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

後與兄衆保於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奔於胡琛琛以
伯度為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破念生將
杜粲於成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永洛城遂至
顯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敗伯度乃背胡琛遣其
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大軍念生事廹乃詐降於寶夤朝
廷嘉伯度立義之功授涇州刺史平秦郡公而大都督
元修義高聿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為醜
奴所殺故賊勢更甚寶夤不能制孝昌二年除寶夤侍

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給前後部鼓吹寶夤初自黒水終至平涼與賊相對年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夤之力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師既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還雍州有司處寶夤死罪詔恕為編戶四月除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為其常山王杜粲所殺合門皆盡粲降寶夤十月除尚書令復其舊封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夤自以出師

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内不自安朝廷頗亦疑沮及遣御史中尉酈道元為關中大使寶夤謂密取已將有異圖以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謡言鸞生十子九子㲉一子不㲉關中亂武王有亂臣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當理關中何所疑慮道元行達隂盤驛寶夤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殺之而詐收道元尸表言白賊所害遂反僭舉大號大赦其部内稱隆緒元年立百官詔尚書僕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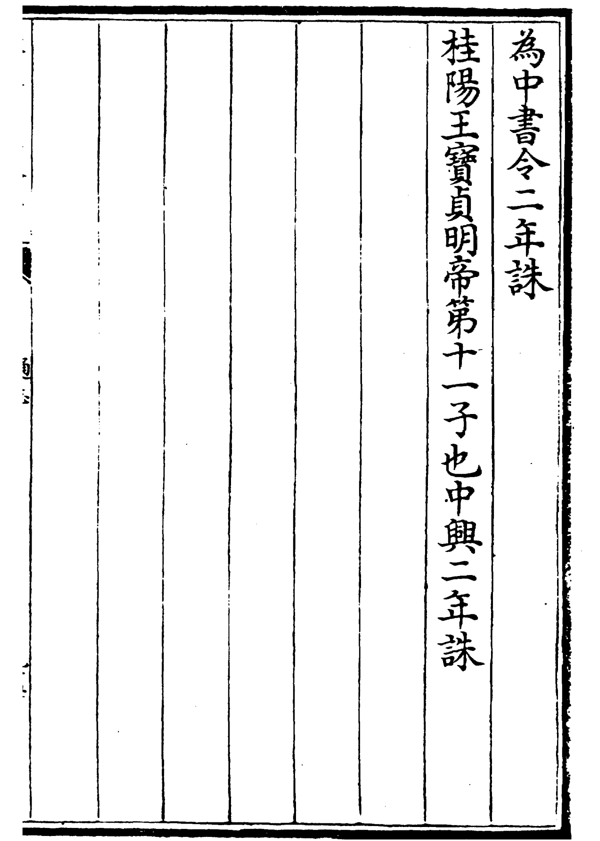
行臺長孫承業討之時北地毛鴻賔與其兄遐紀率鄉
義將討寶夤寶夤遣其將侯終德往攻遐終德還圖寶
夤軍至白門寶夤始覺與終德戰敗攜公主及其少子
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遂奔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夤
為太傅爾朱天光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禽醜
奴及寶夤並送京師詔置閶闔門外都街中京師士女
聚觀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髙道穆並
與寶夤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云其逆迹事在

前朝冀將救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唯聞陛下欲不殺寶夤人云李尚書高黄門與寶夤同欵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寶夤逆在前朝便將恕之敗在長安為醜奴太傅豈非陛下御歷之日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於太僕駝牛署賜死將刑神儁持酒就之敘故舊因對之下泣寶夤夷然自持了不憂懼唯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公主攜男女就寶夤訣别慟哭極哀寶夤亦

色貌不改寶夤三子皆公主所生並凡劣長子烈復尚明帝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坐寶夤反伏法次子權與小子凱射戲凱激矢中之死凱妻長孫承業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惑説之天平中凱遣奴害公主乃轘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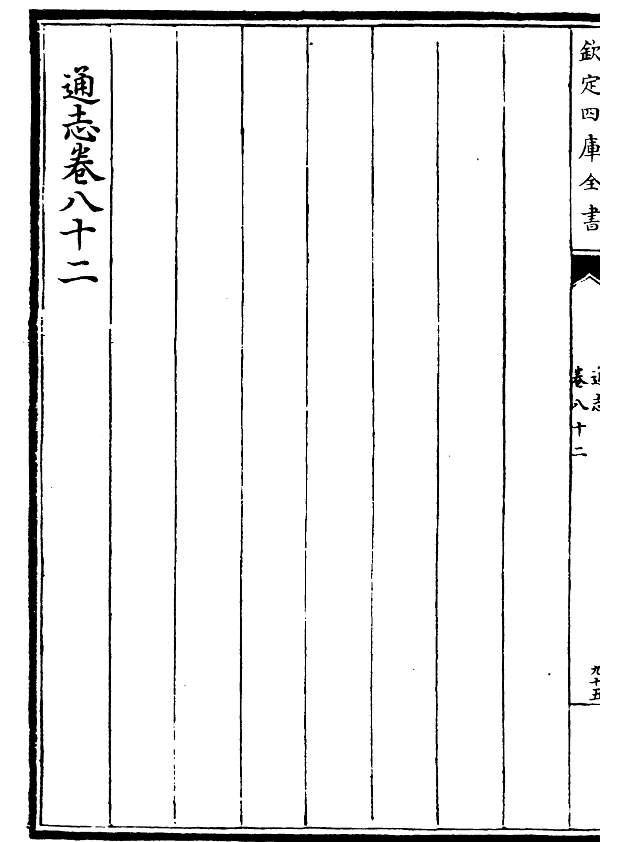
邵陵王寶修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改封中興三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中興元年和帝以



為中書令二年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中興二年誅


通志卷八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彭希韓